

俞樾与图书编纂学

曹海峰

(武汉大学大众传播与信息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 俞樾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和文献学家,本文试就其在图书编纂学方面的成就作一探讨。

关键词 俞樾 编纂学 文献学 图书, 清代,

俞樾(1821—1907),字荫甫,晚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晚清著名的经学家和文献学家,我国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的曾祖。俞樾道光三十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后因乡试试题割裂事遭弹劾罢职,南归侨居苏州,主讲苏州紫阳、上海求志各书院,特别是主杭州诂经精舍三十余年,为时称崇。俞樾曾总办浙江书局,精刻子书二十二中,海内称为善本,还曾建议江、浙、扬、鄂四书局分刻了《二十四史》。

俞樾称“余自儿戏之时即有著述之志,九岁时,剪纸为书册之形,自为书而注之,然则余之不知妄作,盖天性然矣。”^[1]其平生专心著述,精究经、子、小学,卷帙浩繁。治学以“高邮王念孙、引之父子为宗,谓治经之道,大要在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三者之中,通假借为尤要。”^[2]所撰《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为学人称道。对诸经皆有研究并有纂述,而以《易》学为深。晚年所著《茶香室经说》,义多精确。其他如诗文词句,小说戏曲,笔记文钞都有结集。其撰著总称《春在堂全书》,共四百九十卷。

俞樾治学态度严谨,认为“文章必自出机杼,虽摹仿六经可耻也。”^[3]作为文献学家,俞樾在治学过程中对古代图书编撰情况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这些见解主要集中于他给别人写的序跋中。

首先,关于图书编撰史,俞樾提出直传横

传之说:“古人之书直传,后人之书横传,何以言之,古人力量大,气魄厚,其所著书,生前往深藏不出,其子孙世世守之,其门弟子亦世世守之,积十数传后乃始流布,而遂以大显于世。如公谷之于春秋,皆口相传受,至汉世始著竹帛,至今列于学官,人人诵习。此所谓直传者也。后世则不然,其力量其气魄固远逊古人,而子孙又无公治箕裘之学,门下弟子又无抱残守缺之心,甚者文人相轻,俗流多忌,白香山之文封于尘篋,李长吉之诗投之粪厕,如此之类又岂少哉?故自五代和凝自刻其集,宋后大夫踵而行之,要在及我生前手定诗文传之海内,先使海内多有其书,然后希冀百余年后有一二本之幸存者以传之永远。此所谓横传者也。古人不横传而能直传,后人欲直传必先横传,此亦古今之异矣。”^[4]

俞樾的直传横传之说,表明了两个图书编撰事实,一是古人少有著述,既是有所著,也往往深藏不出,学问多口耳相传,子孙门人积十数载才著于竹帛。二是古人著述博大精深,子孙门人坚守学问,虽寥寥数篇,却能不绝于世。后人著述质量日趋下降,子孙门人不能守,为了留名于世,于是大肆的撰述抄刻,五代以后,雕版印刷盛行,此风更甚。从而从文人心理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图书编撰由少到多历史规律的原因。

其次,关于类书,俞樾认为起源于三国时的《皇览》,“臣向所校,初无汇萃之书,《皇览》

告成,始有编排之礼。纪事提要选词就班于浩如烟海之中,为学者津梁之助,意甚善也。”^[4]但他认为类书编纂存在两个弊病,“然博者既病其繁,约者又难于核,欲鱼而又欲熊掌,未免伤廉,食肉而不食马肝,究为失味。”^[4]最好的办法是“继《永乐大典》而妙削其芜,仿安期之类函而更增其简,洵足广青衿之疑问,集白贴之大成矣。”^[4]类书卷数繁多,内容丰富,查检手段十分重要,俞樾在《皇清经解检目序》中比较了陶蔡二氏就《皇清经解》所编目录,十分欣赏蔡氏按类编次的方法,“陶氏之书分经编次者也,一义而群经互见,必遍检群经而后得之,于事固非所便,且充其量亦不过为《皇清经解》之目录而已,若蔡驥客之书不分经而分类,以经证经,一展卷而咸在,可使学者触类贯通于治经之事,事半功倍。”^[5]

第三,关于集,俞樾认为:“古无所谓文集也,集者,其身后子若孙与夫门生故吏哀集而所为诗文以行于世也,于是乎有集之名。”^[6]又说:“古人之集皆后人搜辑而成,故曰集也。”^[7]在《王季安集注序》中,他细述自孔子赞易至宋元以后集在风格上的流变,称“物相杂谓之文,《说文》曰文,错画也,象交文,盖必相交相错而后成文,故骈俪之文,文之正轨也。孔子赞易多骈语,老子著道德经亦多骈语,周秦诸子之书大率为之,至东汉之文斯则骈俪之极则矣,六朝文气衰弱而体格未变,逮乎唐初四杰崛起,彬彬乎盛哉。……自宋人以八代为衰,扫而空之,奉昌黎为鼻祖而不知探源于初唐之四杰,自此以往,有语言而无文字矣。夫宋元以后之文,多凭臆而造,洋洋洒洒一扫千言,而实则羌无故实者也,若唐以前之文则所谓无一字无来历者。”^[8]

他提出诗集与词集的编纂体例应有不同:“唐宋诸大家之诗,如杜如苏,其始皆依类编纂。及施武子注苏诗,极诋永嘉王氏分门别

类之失,自是编诗集者率以编年为正,不复有分类者矣。余谓诗则诚然,若编词则又以分类为宜。盖诗而分类,势必割裂篇章,有一人一时之酬赠而分列数卷者;词则异是,词之体大率婉媚深窈,虽或言及出处、大节以至君臣朋友遇合之间亦必以微言托意,借美人香草寄其缠绵悱恻之思,非如诗家之有时放笔为直干也。故虽依年编录,后之读者亦未足考定其生平,不如以类编之,若者流连风景之语,使读者与之流连往复转,足以想见其为人,故余谓诗不宜分类而词宜分类。乃世之编词者,或仿诗集编年之例,或不编年而以小令长调为别,不分类而分体,反不如其编年矣。”^[9]

俞樾对集的编纂研究中发现一些比较集中的现象,对个人文集,他归纳有“父子同集”、“父子书集同名”、“少作人集”、“一文两人集”、“寿文人集”、“集中附载他人诗居前居后”等等,或褒或贬,不一而论。对于选集,他提出为“文章各有体例,虽选古人诗文亦各从其体例”、“帝王之文似不应余人臣一例编次”,分析了“同时人诗文人选”、“选诗录其家集或以自作诗文人选”等现象。^[7]

第四,关于方志的研究。俞樾说:“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此即后世郡县志之权舆,自唐以来,总志莫古于唐《元和郡县志》,州郡志莫古于宋《长安志》及《吴郡图经续记》,其始唯详载四至八,到山川镇戍而已。自《太平寰宇记》录及人物并载艺文于是条例愈繁,盖虽一邑之志而全史体裁具矣。”^[10]

俞樾通过举书为例,讨论总结了志书体例、所设门类、志书命名、志书内容等问题,关于志书体例,他肯定了几种做法,如:都城志书应先纪载宫阙官署,然后再为郡志;郡如无附郭之县,郡志与县志先后分开编写,是“直隶州志所宜法也”;^[11]各地志书内容应因地制宜,各有侧重,详略得当。同时他也批评了

志书编写中的不良风气,他认为志书附载圣贤帝王游踪一门“此夸饰之意,不为典要者也”,^[11]志书人物评价应客观,以名字爵谥为褒贬,帝王以行款高下区分优劣是为妄作,“此陋儒之习,急宜扫除者也”。^[12]借修志之名,殊乖志例,把自家家乘、诗文罗列其中,“虽曰方志,竟成私集,此文,士之见亦当刊削者也”。^[13]俞樾认为“志书门类最难,详简得宜。”^[14]“夫志者,识也。孔子称多见而识之,岂止以简为贵乎?”^[15]但并不是越详越好,“宋朱长文《吴郡图经》,此地志存于今之最古者也。其书分上中下三卷共二十八门未免太繁,既有城邑而门名又自为一门,既有宫观而寺院又自为一门,若斯之类大可并省。”^[16]俞樾认为元袁桶《延祐四明志》分十二考,明赵时春《平凉府志》分十七门,此二志差为详备,后之修志者虽有异同范围不出此。对于有的志书废门类不用,仿史书体例,俞樾持不赞成态度,但也要不同情况不同对待,以纪传为体的志书乃“泥正史之例,变志书之体,凡此之类均非后人所宜效法也。”^[17]编年为体的志书,“一镇小志无可编排,按年纪载,尚无不可。郡县之志自有体裁,何事更张,未免好异。”^[18]

对于大家皆以为然的志书应以修志时的地名为书名问题,俞樾表示了不同的意见:“非也。以古地名名书,乃宋以来志书之通例,如:昌熙《三山志》、嘉泰《会稽志》、嘉定《赤城志》、宝庆《四明志》、至元《嘉禾志》、延祐《四明志》、至大《金陵志》等类,指不胜数,岂自宋以来无一人知体要者,独杨佺吉持此正论乎?盖古来志书皆私家著述,一人之力闭户而成之,题以古名但取雅驯,何拘时代?后来开设志局严同官书,则务从今制不题古名,亦事理所宜也。”^[19]

关于志书内容,俞樾认为志书中碑碣门

中对于石刻之文全载无遗“究非体也。使碑碣必备载其文,则各史艺文志所收经史子集亦必备载其文乎?且如关中为金石渊薮,志地理者必备录其文,不且汗牛充栋乎?明沈朝宣嘉靖《任和县志》于碑刻之文,止载其目不载其文,殊为得体,后人乃病其太简,何也?”^[20]俞樾总结志书备载人物“主于表彰先哲,记载循良故吏,史家贤奸并列而志则有美无恶,亦体例不同也。”^[21]明嘉靖《江西通志》立奸宄一门,为志家之创格,以后志书有沿用此例的,并提出“后有作者,如欲寓劝微征意,则以斯例为善。”^[22]

俞樾也曾编修过志书,其最为得意的是对于志书序言的处理。“凡纂修郡县志则历次纂修之人与其序不能不录,然一展卷而连篇类牒不休亦殊取厌。余重前预修上海志,偶出新意,于全书之末附序录一卷,即将历次修志姓名与其序文均纳入其中。光绪五年,镇海志成于印波明府,求序于余,因为仿上海之例作序录一卷,其文本不足存,而此法似可用,故录存之。”^[23]

第五,关于史书的研究。俞樾认为史书著述不同于经,“古者经止于六经,经之而存者五,后世附益以《论语》、《孟子》、《孝经》、《尔雅》诸书,而列为经者十有三。自此以往,虽说经之书日出无穷,而十三经之外固不能益其一矣。史则不然,有一代必有一代之史,而后之史必视前史而加繁。又况编年、纪事各自成书,故事职官分类编纂,山水有志,金石有录,自郡国以至于一屯一聚悉有纪载,此岂特倍蓰于经而已乎?苟无以提其纲挈其领,则惟有望洋向若而叹斯已矣。”^[24]因此史书编纂体例十分重要,不知其义例,会无所适从,如同蒙着眼在黑夜中行走。

俞樾认为史书纪事和编年两体例是各种体例的渊源,“自古记事之史,本于尚书;编年

之体,本于春秋。二者皆史之正轨也。”^[13]他较为侧重研究编年体例,多次提到编年体的流变,“昔孔子作《春秋》,丘明作《传》,皆即后世史家编年之体。然则史家自宜以编年为正体,涑水《通鉴》其尤善者也,而读者则又患其散漫而难稽,于是紫阳氏继《通鉴》作纲目,合孔子之经、丘明之传为一书,读者便之。然而纲目必严书法以紫阳为之则可,非紫阳为之则僭,是故编年之史仍以通鉴为正。”^[14]又说:“自孔子作《春秋》绝笔获麟,司马温公继之以《资治通鉴》,然散而无纪,体例犹未善也。朱子因《通鉴》作《纲目》,而后秦汉以后之事,笔则笔,削则削,华袞斧钺上绍麟经。自朱子作《纲目》,刘友益辈讲求书法然于紫阳之义未尽得也。尹尧庵先生作《纲目发明》而后微言大义阐发无遗,正例变例犁然各当。愚故尝曰:《纲目》者,朱子之《春秋》,而《发明》者,《纲目》之《公谷》也。”^[15]还说:“荀袁《汉纪》,体本编年而其书不甚传。至司马温公作《通鉴》,朱子之《纲目》继之,始复春秋编年之旧。袁机仲又就温公《通鉴》分事排纂,以一事为一篇,各详其起讫,节目分明,经纬条贯是为通鉴纪事本末。自此以后明陈邦瞻又踵而为宋元两史纪事本末,于是《尚书》纪事之体亦为史家所不废矣。”^[16]这段话叙述了编年体的发展过程,而且指出纪事本末体也源于编年体,在他的另一篇序中,他还考证了会要的渊源,“史之为体,有编年,有纪传。编年仿于《春秋》,纪传仿于《尚书》。观一人之始终莫如纪传,而甲与乙不相联系;考一时之治乱莫如编年,而前与后不相贯穿。于是后人又有会要之作,《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则宋徐天麟为之,《唐会要》、《五代会要》则宋王溥为之。自两汉至五代法度典章,条分件系,盖编年、纪传外不可少之书也。”^[16]

他对司马光作通鉴复编年之旧赞赏有

加,而对司马迁所创作的纪传体并不很欣赏,“司马子长作《史记》。于十二本纪略具编年之意,于八书稍循纪事之规,而其所尤致意者,在三十世家、六十九列传,夫世家犹或备一国之始终,列传则惟裁一人之本末。史之作为一代而作,非为一人一家而作也。乃使盛衰治乱之大散见诸臣传中,而无所统一,将可以提其要欤?”^[13]

第六,俞樾对古人著书进行了研究,指出“古书但有篇名,如《书》之《尧典》、《舜典》,《诗》之《关雎》、《葛覃》皆篇名也,《礼记乐记》一篇分十一篇,亦是篇名”^[17],如有章名则或是伪书或是后人强为之,“惟《孝经》有“开宗明义章”、“天子章”、“诸侯章”等名,则是每章各有章名,他经所无。故学者疑《孝经》为伪书不为无见。《老子》河上注本有章名,而王弼注本无之,河上本亦伪书也。《周易系辞传》本不分章,而说者强为之。分上传或为十一章,或为十二章,为十三章;下传或为九章,或为十二章。宋儒于《大学》、《中庸》即从此例,然虽分章而章名固不立也。”^[17]俞樾在指出“古人著书但分卷而已”^[17]的同时,分析了古书的编次问题,他研究了十干编次,“古书以十干编次者始于《管子》,《管子》有轻重甲、轻重乙、轻重丁、轻重戊、轻重己诸篇,而丙篇及庚篇以下俱亡”,^[18]如果卷数繁多,超过十数,则重复编次,也有以干支分集编次的。对于其他,他认为以五音、五义为次“是则陋甚”,^[17]而以诗句、话语字序为次,他斥为“更涉纤巧,著述家不必沿袭此风也。”^[17]

第七,俞樾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对古人经、子、小学等著述的考证、校勘、训诂工作,因此对此类著作的撰述有自己的看法。

他说“古者经自经,传自传,各自成书,孔子赞易即其体例也。三家传春秋,毛公传诗。无不如此。毛传连合经文不知何人合并,郑康

成作笺,则即在经传之下矣。然西汉经师实无此例。世传河上公老子注,注文即在经文之下,是以知其伪也。马融作周礼注,欲省学者两读,具载本文,此以注附经之始。自此以往,学者因陋就简,欲省两读而义文之易,孔子之春秋,皆以传文掺人之,无复经传之分矣。至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并以十三篇之记割裂其语,分属经文各条之下矣。”^[19]这里所说的“传”即是“注”,就是对古书的注释。俞樾在这里指出古人注书本来是经与注分开成书,后来注书者为了省事,免除在经与注两本书之间来回倒着看的麻烦,才以注附经下,成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注书形式。同时他认为注释古书应该“每事必求其所自出,不苟从类书抄撮,而以贻俾贩之讥”^[20],不仅要在注有书名,而且要标出卷数,“夫一书卷帙多或盈千,苟不注明某卷后人何从复核。”^[21]

对后人在研究古人之书的著述中有许多错误的作法,俞樾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尚书序曰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此变乱古经之始,魏晋间人妄作也。”^[19]自是以往,出现了许多类从之书,乃“徒乱古书之例,而无裨于本经之义,皆为妄作。”^[19]至于认为序文无用而削之,实在是“不知挈要提纲在此序也,亦可云无识矣。”^[19]自宋以八股取士后,八股文风逐渐风行,至明盛甚,以至在著述说经也沿用时文。他又批评说,“自有时文,天下遂成时文世界”,^[19]著书说经格式、文法皆依时文,至清朝前期尤沿此陋习,直到乾嘉以来乃为一扫,但仍间或有人在著述中以时文之法行之。他认为以后世文法读经无论是圈点、品评皆是陋习,“非说经之体也”。^[19]

俞樾一生从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具有深厚的文献学知识,其对我国图书编纂的研究是我国图书编纂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 俞樾.春在堂全书·春在堂全书录要序
- 2 赵尔撰.清史稿四百八十二卷·俞樾传
- 3 俞樾.春在堂全书·曲园杂纂三十九
- 4 俞樾.春在堂全书·宾萌外集卷二·谢孙连叔惠渊建类函启
- 5 俞樾.春在堂全书·春在堂杂文四编卷六·皇清经解检目序
- 6 俞樾.春在堂全书·春在堂杂文续编卷四·莲溪文集序
- 7 俞樾.春在堂全书·九九消夏录卷七
- 8 俞樾.春在堂全书·春在堂杂文三编卷三·王子安集注序
- 9 俞樾.春在堂全书·春在堂杂文四编卷六·顾子山眉绿楼词序
- 10 俞樾.春在堂全书·春在堂杂文三编卷三·镇海县志后序
- 11 俞樾.春在堂全书·九九消夏录卷六
- 12 俞樾.春在堂全书·春在堂杂文续编卷二·余萃草史书纲领序
- 13 俞樾.春在堂全书·春在堂杂文三编卷三·日本国史纪事本末序
- 14 俞樾.春在堂全书·春在堂杂文四编卷六·朱经庵宋元通鉴目录序
- 15 俞樾.春在堂全书·春在堂杂文续编卷二·尹氏纲目发明序
- 16 俞樾.春在堂全书·春在堂杂文续编卷二·姚巽园先生春秋会要序
- 17 俞樾.春在堂全书·九九消夏录卷五
- 18 俞樾.春在堂全书·春在堂杂文续编二·昭代丛书序
- 19 俞樾.春在堂全书·九九消夏录卷三
- 20 俞樾.春在堂全书·春在堂杂文三编卷三·任彦升笺注序
- 21 俞樾.春在堂全书·春在堂杂文续编卷二·梁芷林先生仓颉篇补注序

(责任编辑:彭国柱)